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
二十六、會三雄 月夜走荒山 開石鉢 禪林殲巨寇

沈鴻、姜飛住在萬家還不怎樣，一到路上便心急如箭。辭別萬氏兄妹之後，想起耽擱日久，惟恐師父早到，便各施展輕功，飛也似往前馳去。中途在小鎮上打了個尖，便即改走小路。二人這些天來因聽段無雙常說江湖上的行徑，長了不少見識，本領也比以前要高得多。姜飛更是機警，見沿途地方窮苦，盜賊四起，好些村落都不見有炊煙，田地也都荒廢，不時發現無頭死屍被野犬啃吃，腸肝四流。所遇的人大都衣不蔽體，面有菜色，便告訴沈鴻說：「我們蒙伯母厚待，把頭換到腳，因恐天氣漸冷，山中風寒，還添做好些冬衣被褥，雖是布制，全都整潔一新。目前荒亂年景，易引歹人眼紅，先在鎮上打尖，便有多人注目議論。

「途中聽說這一帶無論官道小路都不安靜，地勢山形也比來路一帶險惡，我們雖可打著湯八叔的旗號，並有鐵雙環在手，人心難測，又不能掛在臉上，能夠無事到底省心，走近老河口便好多了，我們所帶乾糧食物均極豐盛味美，夜來住店投宿均仍由我一人應付。

「酒食均要當心，不可隨便入口，尤其像方才那樣設備較好、賣得出酒肉好菜的鎮店更應仔細，越是黑店外表越好，倒是那些元什食物的窮苦小店反而平安。出門人樣樣都要將就，不能再挑好地方吃住了。」

沈鴻笑答：「二弟之言有理，我近來聽萬伯母指教，雖長了一點見識，畢竟少在江湖走動，外面的事所知無多，二弟一人做主，不必再商量吧！」

姜飛笑答：「方才那家鎮店的伙計言動粗野，是否壞人雖拿不定，當地官路往來要道，大白日裡也不會現出本相。可這樣窮苦年景，他店裡的人那麼神氣，一個個筋強力壯，肥頭大耳，店中設備齊全，偏又無什客人居住，就非黑店，多半也是左近山中強盜的眼線。

「你沒見他們軟硬兼施，天才申初，便要強勸我們住下麼？直到那胖子口中恐嚇，來搶我的行囊，被我暗中用力擋了一擋，方才失驚退去。走時朝我二人上下打量，假裝好意，問我去路，我故意說反話，要往郎公廟訪友，他才沒有開口。

「這伙人決不是什好路道，他不知我假走回路，翻這小山過來，也許命人朝來路跟蹤都不一定。其實並不怕他，只為急於見師，人單勢孤，不犯和他嘔氣。照我們途中所聞，此時行路大難，真疏忽不得呢。」

二人行處原是一片四無人煙的山野，因想早到老河口心定，無雙又贈了許多乾糧川資，不怕沒有吃用，仗著年輕力臆，上來便準備連夜趕路。以為小路要近得多，又聽途中人說，近來盜劫均在官道左近，這等荒僻無人之區，看似危險，反因無人敢走，強盜不會留意。

萬一遇上歹人，憑自己的本領和師長鐵雙環的名望也能應付，只顧趕路，說笑前行，餓了就吃，吃完又走，始終忘了尋找宿處。這一自作聰明非但借過宿頭，越走地越荒涼，山路越發崎嶇。黃昏以後便未見有人家，一口氣又走了三四十里，明月已上中天。

月光下遙望過去，到處靜蕩蕩的，休說是人，連狗吠都未聽到一聲。姜飛笑說：「我們只顧趕路，不料沿途這樣荒涼，幸而帶有吃的，天氣又好，要是像那日商家堡那樣大雨，連個歇腳之處都沒有。我們無妨，這些新制衣被豈不可惜？」

沈鴻方答：「我們路已趕了不少，二弟挑行李的時候又多，早晚終須休息，前途如有人家，睡上些時再走吧！」

姜飛答道：「這等荒涼所在，除非是那衣食不週的窮苦人家，如有莊院廟宇俱都可疑，商家堡便是教訓，我們遇上避還避不及，如何送上門去？其實日裡打錯主意，這長一段路，多好精力也不能一氣趕到。方才我想尋一崖洞土穴稍睡些時再行起身，到了大的鎮店，日裡睡上一覺，連夜趕路。途中察看，稍微可以住人的崖洞一處也未遇到，前途白濛濛的好似有霧。大哥如累，到了那裡再相機而行吧。」

二人正說之間，忽聽一支響箭划空而過，聲甚尖厲刺耳，姜飛忙喊：「左近有賊，既放響箭，人數想必不少，我們快些避開，莫被看見。」

說完一看，左側不遠是條山谷，谷口崖下似可藏伏，忙同趕去。初意響箭由東往西飛過，谷在西南，來人必是由東往西馳過，西面也有同黨與之會合，當地岩下容易掩避。哪知剛剛立定，便聽接連兩聲虎嘯由山谷中傳出。二人見又有強盜，又有猛虎，心中驚疑，忙將行李藏向崖凹之中，取出兵刃暗器，正在暗中戒備。

等了一陣，並未見有賊黨走過，那虎嘯之聲時遠時近，震撼山谷，甚是猛惡。二人所行途向已在日裡打聽明白，除卻退回，前途還有十餘里長一片山野荒地和幾處殘破村落，乃是必由之路。兩面是山，當中一條又寬又長、高低不平的荒野和幾條縱橫交錯的溪流，雖有樹林，相隔尚遠，此外別無途徑可以繞走。

月光甚明，如往前走，難免遇見賊黨，對方人數強弱都不知道，趕了一天的路，人又有點疲倦，哪敢冒失？谷中偏有猛虎，恐其衝出，正在為難。沈鴻見崖凹下面秋草半枯，山石乾淨，外面生著幾株丈許高的矮鬆，正好把人擋住，悄說：「我們挑了東西上路，遇見歹人實在可慮，就能脫身，東西也難免於失落，莫如就在這裡歇息片時，好歹也等歹人過去，看清形勢再走不遲。」

姜飛笑答：「要是谷中沒有老虎，外面沒有歹人，便在這山石上睡到天明再走都好。如今我們變作無路可走，只好守上些時再說了。」

說罷，將身邊鐵雙環取出，套在乎指之上，準備萬一。

沈鴻偶一回顧，瞥見左近草動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條黃牛般大的猛虎不知何時由谷中輕悄悄掩出。沈鴻雖然學會本領，初次見到這樣猛獸，由不得脫口驚呼，嚇了一跳。姜飛聞聲，剛一回頭，谷中又有兩條猛虎，一大一小，猛躍出來。一個後腿似還受傷，本是連顛帶跳朝外急躡，跑出已有十多丈。

先那一隻猛虎本要隨同追去，沈鴻這一喊竟被驚動，那虎原是餓極出來覓食，先在谷中遇見對頭圍攻，當先逃出。正在草中喘息，一見日常棲息的崖下站著兩人，立時踞地發威，一聲怒吼，猛撲過來。前行二虎聞得同類吼聲，也相繼轉身，縱撲過來。二人瞥見虎目凶睛電炬也似注視自己，便知不妙。

沈鴻更是心慌，暗器鋼鏢恰在手內，一時情急，大喝一聲，便將手中鏢朝當頭一隻打去。事也真巧，那虎猛張大口發威怒吼，剛剛縱起，相隔又近，兩下一湊，竟被沈鴻一鏢由口中打進，透腦而出，虎也快要撲到。

姜飛見前面還有二虎，崖口地勢崎嶇，不便迎敵，見沈鴻手持鉤連槍仍立原處，忙喊：「大哥還不快到外面！」說時隨手一拉，沈鴻方始警覺。

二人剛由崖凹中縱出，還未落地，當頭大虎業已撲到，差一點沒和沈鴻撞上。因是傷中要害，凶威暴發，又當餓極之際，怒髮如狂，這一撲來勢太猛，人未撲中，一頭撞在二人身後一塊六七尺高的銳石之上，傷上加傷，當時撞昏過去。

二人縱到外面平地之上，剛左右分開，另外兩虎也相繼趕來，腿上帶傷的一隻最是兇猛，一縱老高，先朝姜飛撲去。姜飛比沈鴻膽大機警得多，知虎力大兇猛，只一上身不死必傷，暗器又未取出，覺著一股急風帶著一條又粗又大的黃影迎面撲來，不敢正面迎敵，忙將身子一閃，本意避開正面，取出暗器再作計較。

不料閃避稍遲，虎已擦肩而過，相隔頭肩不過兩三尺。猛觸靈機，凌空一個驚龍調首、鷓子翻身，將身折轉，非但不逃，反倒斜柳穿魚，順手推舟，仗著身法靈巧，施展新學會的殺手險招，乘著虎是直勁、未及落地之際，就著回身翻落之勢，雙足微一點勁，照准虎的去路跟蹤追去，左手一劍刺入虎腹，就勢施展全力，一鎖心輪照准虎頭猛力打下。

虎雖猛惡，身子凌空，不及反撲，姜飛又是情急拼命，一輪一劍均中要害，劍更鋒利非常，直穿虎腹，傷中心臟，再被那虎猛力一帶，劃破了尺許長一條口子，前額又被鎖心輪上月牙打碎，連眼打瞎，本已九死一生。姜飛一見刺中，百忙中想起虎大猛惡，恐其反撲，再騰身縱起，照准虎股上用力一登，一個飛燕穿雲之勢斜縱出去。

因是用力太猛，縱出兩三丈高遠方始落下。耳聽頭上好似有人喝采之聲，虎吼正烈，也未聽清。關心沈鴻太甚，落地忙即回顧，那只傷虎連受致命重傷，業已心腸皆裂，剛怒吼得一聲，還未立穩，再被姜飛用足全力雙腳齊登，騰空一踹，當時鮮血奔流，跌翻在地，慘嗥得兩聲便自死去。

另一隻虎較小，來得較後，沈鴻不料第一隻大虎死得那樣容易，心膽立壯，一抖鉤連槍便朝那虎迎去。那虎見人迎來，反倒停住，剛剛踞地發威，相隔遠有兩丈。沈鴻忽想起那根判官筆並在左手不好施展，右手還有兩隻鋼鏢，見虎不動，正瞪著一對凶睛發威怒吼，便也停步，先用兩鏢去打虎目，不料第一鏢不曾打中，虎反激怒，剛想起身邊還有飛釘，去打虎目正好，如何忘了取出？

第二支鏢業已發出，奪的一聲也不知打中沒有，一股急風虎已迎面撲到。心中一慌，剛往旁縱，把判官筆拿在手內，忽想起這樣大虎，短兵器有何用處，忙亂之中偏又拿錯右乎，一時情急，索性再照郎公廟打賊之法，剛一落地便用全力反手一判官筆朝虎打去。

那虎正往前躍，剛剛落地，待要回身，這一判官筆恰由肛門打進。那虎負痛，二次起撲，沈鴻飛釘業已取出，拿在手內，不等撲到，使用李玉紅所傳手法，接連四點寒星照准虎目打去，虎眼立被打瞎了一隻，虎也猛撲過來。連經兩次奇險，膽力更壯。

又看出虎是直勁，不會凌空折轉，這次來勢更猛，先不縱避，看準離頭不遠，先用未兩支飛釘朝虎口中打去，同時身子一閃，等虎由肩旁飛過，再反手一槍，施展全力，長蛇入洞，朝虎刺去，蒲刺一聲直透虎腹。那虎負傷痛極，震天價一聲怒吼過處竄伏地上。沈鴻恐槍遺失，猛力一帶，連虎的大腸也被鉤穿出來。

姜飛已先將虎殺死，趕了過來。二人初遇猛獸，雖然情急心慌，仗著近來功力大進，所用兵器又極鋒利，得有高明傳授，全是一個巧勁，小小年紀，轉眼之間連殺三虎。外人眼裡看去非但驚險萬分，身法動作更是靈巧神速，美觀已極。

二人先後均聽喝采之聲似由崖上發出，因正與虎鬥，危機瞬息，崖前大片曠野也未見有人影，不曾在意。等將後兩虎殺死，互相詢問，四顧無人，方覺奇怪，姜飛忽想起崖下那只大虎只中了沈鴻一鏢，撞在崖石之上便未再動，死得太易，恐其撞昏過去還要醒轉，忙告沈鴻，各持兵器趕往崖下，正說：「這張虎皮甚好，我們將它剝下，帶往臥眉峰當褥子用豈不是妙？」

目光到處，瞥見虎頭上釘著一根兩尺來長的鋼鑽，半截業已入腦，不禁大驚。正說：「難怪此虎死得這快，原來被人用兵器打傷，這東西筆直釘入虎腦，必由崖上打下，我們留意。」

邊說邊往外縱，抬頭一看，崖勢陡峭，離地三四丈是一斜坡，滿山秋草，臨風披舞，並無人影。方想：「此鑽何來？」

忽聽有人喊道：「二兄不必驚疑，我們不是歹人，決無敵意，只請告知來意便了。」

二人循聲一看，由谷口內飛也似走來兩人，身旁不遠也有一個少年，乃由崖上剛剛縱落，手中都拿有兵器。為首一個黑臉大漢手持鋼叉，背後還斜插著兩根方才所見鋼鑽，長約兩尺，前面鋼鑽寒光閃閃，後面半段木柄，人甚威猛。

雙方見面正要開口，身後少年已將刀還匣，如飛趕來，搶先詢問二人姓名，並指那兩同伴說道：「這是我大哥岳綱，二哥楊宏，小弟仇雲生，原在附近山中住家。因小弟從小好武，去年與岳、楊二兄相遇，結為異姓兄弟。我南山莊居民都以打獵採藥為生，所種都是山地，本非富足，只為隱居後山，離城大遠。」

「近近年荒兵亂，綠林四起，專和官差作對，不似以前常有官家騷擾，我們反而保得平安。我又和岳、楊二兄領頭，團結全莊的人，憑借山險建了一圈石堡，我們又都會點武藝，休說官差土豪，便是左近江湖朋友也和我們有點情面，離此還有二十來裡山路。」

「本來難得出山，上月不知由何處竄來幾隻老虎，常往莊中傷害人畜，後被我弟兄帶了莊中有膽勇的獵戶幾次打圍，均被逃脫；費了好幾天的事只打殺了一隻大虎，還有三虎在山中不能存身，逃來這裡潛伏。我們先不知它逃處，因這一帶常有綠林出沒，尋常商客無一敢於經過，你們來去兩面都有它們大寨，雙方相隔約有六七十里，均和我們約好，各不相犯。」

「內中一家為首的原是一個土財主，自來歡喜結交江湖上人，自己也會一點武藝。起初只想年景荒亂，打算結納一些會武藝的人保全身家產業，被這些人一引誘，也想不勞而獲，做這沒本錢的買賣。我們上輩還是親戚，因見他擁有那大一片產業，還做綠林勾當，口中還說劫富濟貧，並不亂殺一人，當此民窮財盡之際，他自己的家財不拿出來，還要憐他人之慨，博那俠義名稱，自稱賽孟嘗，真個恬不知恥，因此看他不起。」

「只管他卑詞厚禮命人勾結，我們都以婉言拒絕，不與往來。三日前忽然命人拿了書信來說，這裡出了幾隻猛虎，連傷多人，約我弟兄相助打圍，打到虎皮歸我三人所有。我告以虎是山中逃來，我們正要尋它，但不須人相助，由他先打，三日之內如打不到，我們自會來此代他除害。」

「還有打虎之時他們的人最好不要出來，以免有什爭執。他在這一帶山頂上都沒有望樓，方才那支響箭便他們所發，必是見你二位挑了行李由此經過，先想下手，後來看見年紀雖輕，不是常人，我三人又正在谷中打虎，恐怕撞上，見他倚勢欺人，搶劫少年行客，難免不平，上前阻止，因而成仇樹敵，故發響箭，通知前途徒黨不令下手，也許還有別的用意都不一定，我們且不管他。」

「二兄年紀輕輕，深夜荒山走此綠林出沒之區，又是一身驚人本領，必有來歷。小弟雖喜結交，年紀太輕，不大在外走動，江湖上的老前輩多不相識，有的連名姓都不知道。但我這位岳大哥當初卻是水旱兩路的高明人物，蒙他不棄，和我結為兄弟，同隱山中，改以打獵為生，不再做那舊日生涯。江湖上有名人物多半知聞。二兄姓名和師長來歷可能見告麼？」

姜飛見對方三人豪爽慷慨，兵器已先收起，知無惡意，也和沈鴻將兵器藏好。先想敷衍幾句上路，黑臉大漢岳綱自一見面說了兩句，便朝二人注視，忽然接口驚喜道：「這位老弟手帶鐵雙環，好似昔年鐵蜈蚣老前輩的信符。他老人家失蹤多年，新近才聽人說，諸位老少英俠大破郎公廟時曾經見他現身，比起當年還要神勇威武。並說在場的人有幾位小弟兄，少年英俠，更是出色。二位來路正對，所用兵器又與前日所聞相似，莫非二兄也曾在場嗎？」

二人見鐵雙環已被人識破，便將姓名來歷略微說出。岳綱等三人聞言大喜，說什麼也要二人同往山中一聚，姜飛力辭，說奉師命要往老河口有事，期限已迫，為此連夜上路，盛情心領，將來再當拜望。岳綱等三人先因二人不敢洩漏樂游子隱居之處，只說大概，還當是鐵蜈蚣的門人。

再一追問，一聽獨手巧是二人的師父，越發驚喜，知道關中諸俠師規甚嚴，便不再勉強。楊、仇二人同聲笑道：「二兄奉有師命，愚弟兄也不敢勉強，可是前途綠林甚多，離此二十里劉家寨的劉二寡婦最是兇悍刁潑，為河南省內有名女盜，手下的人甚多，並且沿途村鎮不論大小多有她所開黑店。」

「郎公廟一戰賊黨遭逢慘敗，內中必有漏網之人，誰都有親有厚，這鐵雙環信符雖有照應，遇見仇家難免暗算。女賊對我三人還有一點情面，這鐵雙環最好收起，連那兩件兵器也不要隨便露出。由我弟兄三人向史家堡的人借來馬匹，陪同二兄上路，只要過了劉二寡婦這一關，前途就有幾個毛賊，稍微出手便可打退。」

「兩省交界蓮花蕩還有一石佛寺，內中和尚雖非好人，但是一提大俠湯八必蒙厚待。過去便是老河口，無論水旱兩路均可通行了。以二兄的本領，便是有人作對也非敵手，這樣要好些枝節。並且二兄連夜趕路難免疲勞，有我弟兄同路，索性住在八牛鎮女賊所開黑店之內，必以上賓相待，養好精神再走。」

「這三張虎皮也可另外命人剝下，硝好之後連夜騎馬與二兄送去，以便冬來之用，豈不省事得多？」

二人見他詞色誠懇，知難謝絕，只得謝諾。那三張虎皮卻再三不肯帶走，三人也未堅持。楊宏已先跑去，隨聽呼哨之聲，立有

二三十騎人馬由兩面山谷樹林中飛馳而來。二人見這一帶均有賊黨埋伏守望，方才如非岳綱等三人與賊黨訂約打虎，早受夾攻，沿途也曾留心，並未看出一點影跡，才知自己經歷尚差，只聽人說並無用處。

來騎兩路趕來，還未到達，岳綱俯囑二人見面不要多說，仇雲生已當先迎上，和當頭兩騎說了幾句，人便停住。

雙方談了幾句，來人隨說：「劉二寡婦近更驕橫，屢次倚勢欺人。三爺送客過境，就便代我們打個招呼，省得傷了多年和氣。」

仇雲生笑答：「這女賊惡貫滿盈，近聽人說，她與湘陰小賊勾結成好。小賊父子仗著官私兩面勢力，借辦團練為名，手下人有好幾千，貪囊又多，女賊得此有力同黨自更驕狂。休說你們寨主，便我弟兄三人她暫時雖還顧忌，將來恐也不免有事呢！歸告主人，他有的是山地，何苦荒了田土，做這沒本錢的生計？目前逃荒人多，多招點苦人開荒，豈不比和女賊明爭暗鬥、樹敵結怨、將來落個兩敗俱傷好得多麼！」

來人諾諾連聲，留下六騎，帶了同來、十餘騎馳去。為首帶馬的賊黨名叫飛腿吳四，短小精悍，對岳綱等三人甚是恭順，另外五賊把馬留下，便去開剝死虎，準備運走。

楊宏說道：「天已離明不遠，八牛鎮偏在官道旁邊，此去還有二三十里，由前面山路繞出，免得經過賊巢，多費無謂口舌，早點趕到二兄也好安息。午後上路，送出賊境，我弟兄便不再送了。」

沈、姜二人連聲稱謝，一同上騎，將行李分放馬上，往八牛鎮馳去。

走出不遠，便見前途樹林中有人影刀光閃動，仇雲生一馬當先，一路口打呼哨，不時吶喊前行。等二人的馬趕到，林中人已無蹤。所過之處田地十九荒廢，無人耕種，偶有兩家建在山坡上面的土房，也是東倒西歪，殘破不堪，不像有人居住。一口氣趕出十來裡，由一山谷曲徑繞了一段，鄰近官道方有人家。山坡上面種有幾處秋糧，均極茂盛，為來路所無，但未收穫。

前途霧氣越重，雲生已早趕回，並騎同行。二人問知那些都是女賊眼線。屋中人聞得蹄聲相繼趕出，經岳綱等三人一聲招呼，俱都應聲而退。馬行如飛，一晃便由曉霧中穿出，越過官道，到了鎮上，天已漸亮。當地以前原是水陸要衝，雖當荒年，因往來人多，女賊所開黑店甚大，不值得的行客並不下手。

對於手面較寬的鏢師或是達官顯宦，招待只更慇懃，酒食也極精美，往來官商都喜在此投宿。最可憐是那些財貨較多、只貪舒服、前往投店的旅客，有的半夜被店裡的人做掉，有的行至中途被預伏的賊黨所殺，人財兩失，屍骨無存。

女賊心計周密，欺軟怕硬，不看準對方來歷決不下手，做得甚是乾淨，因此所開泰來店生意最好，這時客人業已起身，準備趕路，人馬車轎亂成一片，熱鬧非常。雲生早已搶前去打招呼。跟著便有兩個店伙飛奔迎來，將眾人接往店內，不多一會便擺上一桌豐盛酒菜。沈、姜二人心雖不安，無奈推辭不掉，只得聽之。

吃完分在上房安睡。中午起身，只楊宏一人在旁，業已備席相候。二人更不過意，問知岳、仇、人在鎮上尋人就來，請先入座。二人方說等人到齊同吃，忽見一個身材矮胖的和尚由房前走過，朝屋內看了兩眼，腳底甚是輕快。姜飛見那和尚面容紫黑，形貌猙獰，目有凶光，又似特由門前繞過。

一個出家人怎會住在這樣講究的黑店之內，心中一動，因楊宏面向門外不曾看見，正想告知，岳、仇二人忽由另一面小院中走來，見面高聲笑說：「主人竟知二兄來歷，甚是高興，便無愚弟兄同行也是一樣款待。今早原想拜望，因見二兄未起，未便驚動，他正有事，不及等候，我二人又代辭謝，現已走去，天才中午，吃完上路正好。」

姜飛早聽三人囑咐，忙同謙謝，托代致意。因快起身，也就不願多事，匆匆吃完，姜飛取了二十兩銀子作為酒錢，店伙說什麼也不肯收，後經楊宏說了兩句，又去前面轉了一轉，方始稱謝收下，恭敬周到自不必說。

走上官道，二人再三謝別，楊宏低聲笑道：「並非客氣，實在路不好走，以二兄的本領雖然不怕，到底有人送出賊境要好些枝節，還快得多，實不相瞞，我們因不肯與劉二寡婦同流合污，面子雖然彼此敷衍，並非所喜，只為女賊狡猾，輕易不肯樹敵，才得相安。三弟故意住她黑店，原想給她面子，以防日後知道又生嫌隙，不料又遇點事，幾乎弄巧成拙，再送二十里到了柳林鎮我們不再送了。」

姜飛方想探詢有何事故，忽見兩騎快馬由斜刺裡小路上飛馳而來，馬上兩個頭戴氈笠的佩刀壯漢，各背一個小包，到了官路朝眾人略一回顧便往前途馳去。所騎黃馬比眾人所騎更快得多，一路翻蹄亮掌，絕塵而馳。只見塵沙滾滾，晃眼連人帶馬只剩兩個小黑點，投入前面樹林之中不見，沿途塵霧尚未全息。

姜飛離楊宏最近，見他搖手示意，不令多問，料是走長路的綠林中人，途中風沙又多，只得罷了。趕到柳林鎮左近天已申初，因午後起身，業已吃飽，又都帶有水壺，便不往鎮上打尖，尋一隱僻樹林下馬話別。

二人因感對方義氣，雲生昨夜盤問此行用意以及將來往處均未明言。這時重又探詢，結交之念甚切。心想，這三弟兄人頗正直義氣，再如隱瞞不好意思，便由姜飛婉言告以大概，說：「此去老河口原奉師命，所尋那位老前輩實不知道住在何處，到後還要尋訪，並非知而不言。將來大約隱居武當山中，我弟兄如能隨意出山，必往府上拜望，再圖良晤吧！」

楊宏面上立現驚喜之容，笑說：「我知二兄少年英俊，前途遠大，將來愚弟兄也許同往武當山尋訪，不知可否？」

沈鴻脫口答道：「小弟等如在山中久居，三兄光臨自極歡迎，只是武當地方甚大，我們初去，不知住在何處，恐勞跋涉。三兄最好明年夏天再去，也許能有便人帶信，知道住處便好找了。」

三人聞言好似喜極，同說：「我們和二兄真個一見如故，想不到日前一時喜事，和史氏弟兄打賭獵虎，無意之中交到二兄這樣肝膽朋友，我想令師席前輩對我三人平日為人也不致厭惡。並且鐵笛翁崔老前輩隱居臥眉峰下已有多年，和我弟兄也有一面之緣。去年路過這裡，往甫山莊小住，曾許愚弟兄明年往見，也在端陽節邊，正是一舉兩得。」

沈鴻一聽正想探詢，姜飛因聽獨手巧說樂游子不喜人知他蹤跡，惟恐話太顯明，忙使眼色將沈鴻止住。雙方越談越投機，依了仇雲生恨不得再送一程，多談些時。沈、姜二人再三力辭，方始慇懃話別，仍由姜飛搶先挑了行李上路同行。

走出不遠，忽見飛腿吳四步行趕來，方才雙方分手以前吳四守在旁邊大樹之下放馬吃草，並未走近。二人走時心忙，也未與他謝別，心尚不安，忽然去而復轉，神態匆忙，料有原因，停步一問。

吳四說：「方才路上那兩騎快馬均是保鏢達官，想有何急事，走得那樣快法。如我料得不差，也許他們鏢車被人奪去，親身前往登門索討，如與相遇，無須驚疑。倒是小人放馬時，曾見諸位說話之處樹後彷彿有人窺聽，我先當岳大爺他們都是眼亮的人，必有警覺，我又照看那六匹馬，沒有過去。」

「隔不一會，又見一個身材矮胖、手上托著一個人石鉢盂的和尚往前途走去，腳底極快，那鉢盂少說有兩三百斤，他先拿在乎上，走了一段又用頭頂，看去一點也不吃力，路過諸位談處，樹後那賊忽然閃出，好似還和他打了一個招呼。此時馬在樹中吃草，離大路較遠。我老遠看他走來，人早藏起，這兩人均未見我，前面便是轉角岔道，和尚轉眼不見，樹後那人並未跟去，也未見其走出。」

「到了路上無意中和楊二爺談起，岳、仇二位忽說和尚形跡可疑。早起在泰來店曾經見過，因其目光不正，貌相兇惡，知非尋常和尚，但未見那石鉢。心想，店中常有綠林往來，和尚許是劉二寡婦同黨，沒有理會。方才分手時，又和二位小英雄談得高興，不曾看出樹後有人，因所去途向相同，這一僧一俗神情鬼祟，恐其前途生事，知我腿快，特令趕來送信。」

「二位不出河南省境如與相遇千萬留意，不可理他。對方如問來歷姓名、和他三弟兄的交情，可說素昧平生，昨夜打虎相遇只管實言相告。並說二位早來業已知他來歷，方才還見他由林外走過，因與朋友話別，不及招呼，諸多失禮，如有事，不妨往珠簾峽南山莊尋他弟兄便了。」

「還有二位身邊所帶信符，不到石佛寺見了二位方丈不可取出。如今他三位因防有事發生，業已趕回山去。我恐單人獨騎，萬一遇見對頭，將馬奪去，特意步行趕來。話已說完，請上路吧！」

二人謝諾，並取銀兩相贈，吳四道謝收下，說聲「前途保重」，便飛步往回馳去。

說時二人微聞道旁笑聲，急於和吳四問答，也未留意。走後想起，往旁一看，來路不遠大樹之下有一茶攤。對面正有大群鏢車喊著趟子，連人帶馬急馳而來。路上塵土揚起老高，方才原是邊說邊走，只當那賣茶窮漢的笑聲。因這一帶是往來要道，日色已快偏西，來去行李鏢車都忙著趕路，車馬不時馳過，見無可疑之人就此忽略過去。

沿途田野中已有人家，正忙秋收，看去人雖貧苦，因這邊境一帶地土肥美，溪河又多，已不似來路那樣荒涼。可是再往前走便未再遇行人。姜飛偶向道旁農人打聽，一問蓮花蕩石佛寺，年老一點的多半搖頭變色，推說不知。後向一中年人打聽，先也支吾其詞。

姜飛見夕陽已將銜山，道旁非山即水，難得遇到人家，那條官路歧徑又多，知道蓮花蕩偏在官道之側，還有好凡裡，往老河口要近二百里路，並還水陸兩便，雖然沿途盜賊甚多，只要尋到石佛寺方丈，打出湯八和鐵蜈蚣旗號，立即奉如上賓，托他備船，再有一天多便可趕到，沿途還有照應，比自己上路方便得多，不致有什枝節發生。

見土人不說實話，心想試試湯八的名望。未說以前土人本是隨口支吾，萬分不耐，神情好些可疑；及至一提湯八手下，往石佛寺有事，土人立現驚喜之容，先朝兩頭一看，見無人跡，忙把二人請到屋內，燒水煮茶，甚是慇懃。

姜飛力辭：「無須客氣，我們趕路心急，請你快說如何走法便多謝了。」

土人先令妻子在外守望，轉身說道：「二位竟是湯八爺所差，那太好了，我們正替這兩位師父擔心呢！」

二人仔細一問，才知石佛寺方丈鐵臂頭陀照空和二方丈巧沙彌鏡明雖是兩個俠盜，因其性情剛暴，結仇甚多，後和湯八夫婦成了朋友，改邪歸正，對頭越發忌恨。廟前荒地頗多，又有大片湖蕩，以前無人敢往開採，自受湯八感化，專一招納苦人，由廟中借與農具耕牛、魚網小船，任人生利，並不收租。

廟產原有大片果林，每年所產山貨又多，不消數年，蓮花蕩居民日眾，竟成了一個最富足的地方。不料上月仇敵尋上門來，並有兩家土豪與之勾結，想要霸佔廟產和那大片湖蕩地利，雙方惡鬥了三次，和尚兩勝一敗，終於被迫逃走，僧徒香火也都逃散。

土豪和那對頭正在得意，和尚前日忽請來能手，將廟奪回，聽說日內便有一場惡鬥。這一帶居民受過和尚好處，上次有家土人藏了兩個受傷的小徒弟，被仇敵尋來，差一點沒將那人打死。上豪官私兩面勢力均大，土人近年已苦得不堪，惟恐惹事，所以無人敢說實話。

二人一聽，蓮花蕩就在西北角上，業已走過了頭，由一山溝穿過便可到達，相去只六七里。問明途向立即起身，經此一來便加了小心。前途是條斜長山溝，斜陽反照，秋草枯黃，靜悄悄的，一個人也未遇上。心想照土人所說，蓮花蕩乃魚米之鄉，人家定必甚多，到了那裡，先尋居民打聽明白，再往廟中投宿，以免冒失。

剛出山溝，前面果現出中野河流，還有大片湖蕩，水面甚寬，人家不少，但都分散湖山之間，至多兩三家一起，與來路所見村落不同。湖旁還有幾隻漁船，人卻不見一個。先當土人正吃晚飯，因未見有廟宇，意欲尋人探詢。再走不遠，忽然發現田中莊稼未收穫的一片竟似被人燒掉，遠看房舍倒還整齊。

這一臨近多似被人有意破壞，還有兩所被火燒燬，家家關門閉戶。內有何家因房已塌，正在忙於修建，門前支鍋燒飯，男女五人面上均有愁容，見生人走近先頗驚慌，後看出二人年輕，挑著行李，問的又是廟中和尚，方始安定。

內中一人先問雙方是否相識，因何來此；一聽路過拜望，便說：「我們所種的地均是自有，不與和尚相干。只知人已他出，要到明日才回，你們如其無事路過，聽說廟中和尚正與人爭鬥，約在明日一分高下。我們本鄉本上都不敢過問，你們年輕出門人何必染上一水，去吃這冤枉虧？既不相識，另覓宿處去吧！」

姜飛聽出對方是原有的土人，口氣又偏著和尚一面，便告以湯八爺所差。對方聞言，立時驚喜交集，連房後那家也全趕來，將二人圍在當中，說之不已。

原來離此三十里的土豪活閻王郝三老早就看中當地水土之利，因廟中和尚不是好惹，先用軟功結納，另在他鎮上建一大廟，由其捐出田產，作為廟中香火，想換那片山地，將石佛寺遷移過去。

和尚看出好謀，又受湯八指教，知道湖上大片地利，立意收納逃荒苦人，由廟中資助，使其自耕自吃，附帶打魚為生，如何肯將這立業不久幾百個土人的生路斷送，去受土豪宰割？性又剛直，話不投機，當時動手，土豪吃了大虧逃回。由此結下深仇，到處約人想來報仇，均為和尚所敗。

近又勾結另一上豪坐地虎施文貴，雙方合力由山東約來一伙強盜，上月來此將和尚打敗，把廟占去。斷定和尚決不甘休，又知照空江湖上朋友甚多，恐其去而復返，除卻被迫投降、以後算他佃戶的人而外，下餘全數趕走，並還殺傷了十幾個土人示威。

又在廟中留下幾個能手守候，打算等到明春對頭不曾回廟，也無報仇信息，再在當地建下城堡，親往坐鎮。一面命人搜尋對頭下落。哪知走後不到半月，照空、鏡明便請了幫手前來，將守廟敵人全數打敗，並還傷了三個，將廟奪回。隨同逃走和被逐的土人得信也都趕回，一面重建家園，收拾殘餘，一面由和尚準備迎敵。土人均感和尚好處，知道仇敵決不罷手，還要捲土重來，激於義憤，均想合力相拼。

和尚力言：「敵人厲害，你們不會武功，只有送死，便我全廟師徒是能否夠得勝也是難料，何苦送死？最好裝著老實，兩面無關。我們如敗，你們至多全做他佃戶，將田產霸佔了去，還可苟延殘喘，以待時機；只等尋來湯八爺，仍有奪回舊業苦盡甘來之望。否則，我師徒尚被打敗，你們豈非以卵敵石？」

隨又教了一套話，再三警告：「不許多事，如有生人來此，無論男女老少不可多口，我們均有準備，也無須去往廟中送信，以防惹火燒身。」

非但湖邊居民，連二人來路一帶也經命人招呼，所以方才不肯明言。並說：「前日對頭命人送信訂約，明日便要帶人來此一分存亡，非將廟中僧徒全數殺光決不甘休。方才便有生人先後去往廟前窺探，隔了一會有人往看，人已不見，也許今日便要出事。」

二人問知石佛寺在東南方樹林之中，前面還有一座小山擋住，不到面前看不出來。因聽土豪和所約賊黨凶橫萬惡，不由激動義憤，忙謝土人，匆匆趕去。本意為首兩和尚乃湯八之友。人又義俠，此來正好乘機助他一臂，一說來意，必蒙厚待。尋到廟前，見廟甚高大，四面樹林環繞，對面一座小山，還有大片空地和好些石墩，只是廟門緊閉，落葉飄蕭，悄無人聲。

叩了一陣門，才聽門內有人答話，未等開口，先說廟中有事，不能接待外客，請往別處投宿。姜飛還想明言來意，剛一說到湯八，便有一中年人答話，說：「二位施主我知不是歹人，無奈正有急事，此時廟中實難請客人內，最好另覓宿處，不必多言。你說那位我們就是相識也無用處。真要人地生疏，可到湖東岸末了第三家借住一宵，天色微明就要起身。夜來萬一有什響動，還不可以多事，有人如問，就說無心路過，錯了宿頭，不要再說別的好了。我們好意，休要誤會。」

後人說話語聲極低，門縫中好似有人往外張望，先發話那人卻在一旁大聲拒絕。所說多是使人難堪的話，口氣各不相同，二人料知廟中事情緊急，故意故作，以防連累。

回顧廣場上空蕩蕩的，不便明言自己也有本領，可以出力相助，故意說道：「出家人與人方便，何必這樣盛氣凌人。我弟兄人地生疏，無處可去，在你廟前稍微歇腳總可以吧！」

說時人已回身，走不幾步，忽聽門內急呼：「二位請回！」剛一停步，又聽後說話那人說道：「看這兩人年紀雖輕，不似尋常，反正難免一拼，等我看清形勢，出去談上幾句，問明再說。聽說後起少年英俠甚多，這兩位身邊均帶有兵器，莫要真有來歷，

不是專一來此投宿的人，將其得罪……」底下便沒了聲息。

沈鴻還想回問，姜飛瞥見右側樹林中似有衣角一閃，越發醒悟。料知和尚事前看出外面來了強敵，因湯八最喜扶危濟困，見自己年輕，沈鴻人又文秀，當此危機瞬息一觸即發之際，為防萬一連累誤傷。

廟中也許還有埋伏，故此不令走進，以防敵人看破，便將沈鴻拉住，故意說道：「自來佛門善地，沒見廟中和尚這樣不能商量，也許看出我們沒有多的香資，不肯收留。好在天晴不冷，落得省點盤纏，就在廟前石墩上吃完乾糧，睡他一夜，天明上路吧！」

沈鴻會意，隨去當中石墩上坐下，取出乾糧路菜，剛吃了個半飽，遙望林外走來一個手托大石鉢盂的和尚，二人一看，正是泰來店所遇凶僧，所托鉢盂高約尺許，約有二尺方圓，乃整塊青石製成，又大又厚，看去約有兩三百斤。和尚單手平托，從容走來，面帶癡笑，目射凶光，知其不懷好意。

剛一出現，相隔還有三丈，姜飛便令沈鴻暗中戒備，表面不要露出。二人兵器雖早收好，但是取用靈便，暗器各有兩三種現成的，隨時均可取用。看出和尚雖然力大，估量憑二人的兵器還敵得住，加以這一路上連遇強敵，又經高明指點，腿力大增，只在暗中戒備，依舊相對飲食，表面上直如未見。

姜飛正取水壺，偶一回顧，身後相隔兩丈的鬆蔭下面石條凳上臥著一個窮漢，身材瘦小，面朝裡睡，覺著方才來時未見有人，不知何時臥在那裡。前遇王鹿子長了見識，知道越是這樣貌不驚人的窮漢越不可以輕視。何況雙方正在劍拔弩張，廟門緊閉，廟前無人敢來走動之時，如是土人不會不知厲害，怎會來此獨眠？

心方一動，凶僧業已托了石鉢，帶著一臉癡厲的詭笑緩步走來。凶僧手指和五根小蘿蔔一樣露在外面，滿生黑毛的半截手腕更是青筋糾結，凸起老粗。休說形貌兇惡從來少見，便這一雙粗臂大手看去也極驚人。凶僧似知二人有心怠慢，笑容忽斂，凶睛怒凸，濃眉倒豎，離身還有兩三尺，另一隻毛手已先揚起。